

王梓軒和陳潔儀在《利瑪竇》中有不少對手戲。攝影：Cheung Chi Wai

由劉松仁導演策劃的音樂劇《利瑪竇》，經歷長達兩年多的準備及四个月的排練後將於四月底面世，演出請來王梓軒和陳潔儀擔任男女主角。這雖是兩人的第一次合作，卻配合無間，排練時激發出無限創作火花。

利瑪竇保持廣博的心胸，在艱困的日子中踐行自己的信仰。三人在創作中也深深感念利瑪竇的精神力量，這次的音樂劇，對他們而言不只是創作一台商業演出，更是讓自己在人生的這個時刻華麗轉身，回到創作的初心。如陳潔儀所說：「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儀雯 石婉盈

飾演利瑪竇的王梓軒坦言高興與劉松仁同走音樂劇之路。「早在拍《華麗轉身》時結識松哥，經常看完我的表演後指點我需要改進的地方，那一次的結緣讓我們定了『三年之約』，定下三年後再一起合作的目標。」王梓軒說。2017年落實的音樂劇計劃，在還沒有班底甚至劇本的情況下，導演劉松仁早已聯繫王梓軒出演之事，望能與這位自己相信的人共走音樂劇之路。

《利瑪竇》音樂劇歷時四个月的排練只為完善兩個小時的表演，角色之間的人物關係甚至到演繹的每一個字都需要演員細心琢磨。王梓軒說，音樂劇也是一種提升表演者的自我修養的藝術練習。被問到第一次跟陳潔儀合作，王梓軒大讚前輩是一個專業且思想開明之人，而這位自己傾慕的前輩卻在劇中飾演自己的僕人，他笑言一開始很難進入角色。「劇團大家都不分你我，我做過搬道具甚至頂替其他未能到席的演員，成員之間都很融洽，過程沒半點衝突。」王梓軒說。

作為主角利瑪竇，王梓軒說從了解人物背景到演繹這個角色都對他的人生頗有啟發。利瑪竇博學、謙卑與豁達，能真正做到有如此同理心實屬難得。

感同身受演繹利瑪竇

《利瑪竇》音樂劇講述利瑪竇為了傳教，渡海來陌生的東方國度——中國，而迎接他的是誤解叢生的敵意。面臨中西文化習俗衝突的危機，他學習漢語，保持開放態度了解、吸收中國文化，和士大夫、平民交往，一生努力不懈克服困難宣揚教義。被問到角色的性格與自身的對比，王梓軒認為自己與角色都在人生路上經歷了磨難與阻礙，演繹起來感同身受，更可利用自身的感受代入情景。他直言，自己出道十年，最初在美國學習完回港也曾滿懷憧憬，但是中途也遇到不少困難阻礙前進。猶記得當時計劃去日本參與工作，正以為順風順水時卻發生了3.11大地震，



陳潔儀與王梓軒在音樂劇《利瑪竇》中首次合作。攝影：香港文匯報記者 彭子文

打斷了他在日本所有的工作計劃，當時可謂失落又痛心。雖然經歷難以比擬利瑪竇當時在異國傳教所遭遇的種種沉重困境，但在演繹、進入角色時仍能幫他調動起同理心，貼近人物心境。「利瑪竇作為一位外國傳教士到訪中國，沒有強制灌輸宗教意識下反而學習中文，欣賞中國文化，在漫長的幽暗歲月中依舊堅定、好學與謙卑開明，這份精神值得欣賞與學習。」王梓軒說道。

被問到在音樂劇中演唱與平時唱創作歌曲在演繹上有何不一樣時，王梓軒直言歌手唱自己看到的世界，而音樂劇是唱別人的歌曲，自己反而需要投入歌曲中的人生，同時更不能如演繹流行音樂般以自己的歌聲為主，而是需要配合其他演員的表演，達成統一的表演步伐。作為主角飾演利瑪竇，王梓軒認為難點在於要在短短的演出時間內演繹完利瑪竇三十年的人生，當中的心態與情感的轉變要拿捏準確。「兩個小時的音樂劇，除了一開始的場景與中場休息的時間外，其餘部分自己都需要踏上舞台表演。台詞好多，很多時候一

體會利瑪竇精神 放下華麗

音樂劇《利瑪竇》
時間：4月20日至27日
(逢星期五、六) 晚上7時30分
4月28日下午2時30分
地點：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

幕進入到另一幕可能就是利瑪竇五年甚至十年的人生轉變。」王梓軒說。

煥然一新 回到初心

化妝、穿上漂亮得體的服裝、登上華麗舞台，陳潔儀當歌手、演員有多年經驗，從來都是以最佳姿態來到觀眾面前。劉松仁特意用了一天的時間，即日來回香港和新加坡跟陳潔儀會面，就是希望她能答應在他執導的音樂劇《利瑪竇》裡面做主角，扮演一個與過往截然不同的角色。

陳潔儀坦言收到劇本的時候「開心死」，即使知道排練期間需要經常往返兩個城市，她還是被松哥的誠意所感動。她從小就開始看松哥演戲，身邊的朋友都非常羨慕她這次能夠跟劉松仁合作。看完劇本時她便覺得「很震撼！」「因為從來沒有人找我做這種角色，角色和自己無論在年齡、身份和文化背景都有很大的反差。」她在劇裡扮演的麥小妹，是一個思想封建、地位卑微的村婦，也是一個工人。也許唯一與角色相似的地方是她們同樣都有毅力和忠心。

作為一個藝人，陳潔儀經常被愛護有加。但是這一次卻不一樣。她不再是高貴優雅地走上舞台，反而是戲裡戲外都扮演一個服務者的角色。「從創藝的角度看，它充滿了挑戰性。而對於我心靈來說，我

過去是一個自我中心很重、很叛逆的人，想怎樣就怎樣，這次做一個奴僕的角色，讓我學會照顧別人、犧牲和付出，這是我所享受的。」

百分百的信任

劇中陳潔儀與王梓軒有很多交流和對手戲，但他們都異口同聲覺得對方很容易相處，幾乎沒有摩擦。「梓軒除了勤奮，也是一個有禮貌和體貼的人，我很享受和他拍戲的過程。我很信任他，而信任對手是一個最好的狀態。」陳潔儀覺得兩人都很慢熱，但是她相信經過這段時間的排練和相處，他們的關係會慢慢變得越來越親近。

利瑪竇本身是一個無我、並關顧別人需要的人，既有柔和謙卑的心，也是勇敢發聲的角色。在排練期間這種精神也似乎在表演團隊裡面散發出它的力量，滲透幕前幕後工作人員的心。「這個團隊有它的『Magic』，上上下下都很團結。即使大家都是沒有經驗、有才華的藝人，來到這裡每個人都願意放下自己的身份，抱着一個單純的心去參與，一同創作和學習。」這讓陳潔儀回想起過去在新加坡拉薩爾藝術學院讀書時和同學之間的互動，「我喜歡這種不分彼此的感覺。表演、唱歌、跳舞

太過專業就會忘了去玩，我們應該變回小朋友，不能在意太多。」

「萬物皆有定時」

《利瑪竇》，一個有關友情、愛、責任的故事。陳潔儀在排練裡面得到了不少快樂和滿足感。被問到飾演麥小妹是否也改變她對生活的態度，陳潔儀就認為自己這幾年間生命一直都在改變，而這個劇和她的角色此時此刻出現，正好讓她有個機會在觀眾面前呈現這種變化。「就像我上一個專輯的名字一樣——『A Time For Everything』，人生就是這麼一回事。無論是好的還是壞的，我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每一件事情都是配合得最好去發生的。」

距離演出還有大約一個月的時間，團隊密鑼緊鼓排練，每一個人雖站在不同的位置，卻帶着同一個信念往演出之日出發。但願利瑪竇精神不僅僅感染演出團隊，也讓觀眾除了消遣，同時細味角色、有正面的體會，不負這班藝人的用心和付出。



掃碼觀看精彩訪問！

當愛沙尼亞大師遇上日本殿堂樂團 ——不同凡響的「N響」

日本人對古典音樂有種近乎執迷的熱愛。以前我不太理解箇中原因，最近聽了NHK交響樂團（簡稱「N響」）在香港藝術節的精彩演出後，卻有新想法：日本樂師所流露的專注與一絲不苟，其實是日本職人（craftsman）文化的延伸；這種每方寸皆求完美的職人氣質，正是日本人對細膩的古典音樂產生難以言喻迷戀的理由吧？

「N響」這名字，香港樂迷可謂既熟悉又陌生。作為日本首個專業樂團，它幾乎是「日本殿堂級樂團」的代名詞；我們總記得1954年，卡拉揚以首席身份首次訪日（他接掌柏林愛樂前一年），和「N響」合作十多場音樂會並留下珍貴錄音。

但這種熟悉感或許是假的，因「N響」不常到國外巡演。2016年樂團成立九十周年，曾到台北演出，但距上次訪台足足隔了四十五年！

「N響」譽滿亞洲，歐美世界卻鮮少被談論——直至2015年Paavo Järvi當上樂團總指揮。Järvi講過：「很多歐美人士不知道這樂團有多好，我的目標就是讓更多人知道這秘密。」他上任後，帶樂團走訪多個歐洲城市，大獲好評，「N響」因而得以「脫亞入歐」。

來自愛沙尼亞指揮家族的Paavo Järvi，你或會覺得其名字耳熟；皆因其父Neeme Järvi也是指揮名家（今年「N響」便有幾場由他指揮的音樂會，可謂「買細送大」），其弟Kristjan去年也來過香港（指揮俄羅斯史維特蘭諾夫國家交響樂團）。Paavo講過父親是其靈感泉源，兩人還

在愛沙尼亞創辦了Pärnu音樂節。外貌酷似京京的Paavo，廿多年沒來香港，但年多前我有幸在澳門聽他指揮「布萊梅德意志室內交響樂團」（Deutsche Kammerphilharmonie Bremen）。那次印象很深：音色質地豐美，聲部混融美不勝收，如像輕輕掃着拉布拉多犬的順溜金毛，溫糯軟滑。

二月最後一晚在文化中心，再聽他指揮「N響」演出武滿徹、拉威爾和普羅哥菲夫。拉威爾鋼琴協奏曲，由左章擔任獨奏，風格偏於陰柔輕軟，不太是我杯茶；之後的普羅哥菲夫第六交響曲，才終於聽出「N響」的魅力所在。

幾年前聽王羽佳彈普羅哥菲夫，開始喜歡這位俄國作曲家。不過他的第六交響曲不如第五討好，一不小心就會變成聒噪厭煩好想停機之選。但在Paavo指揮下，此曲澎湃刺激、對比強烈，而且充滿推進感，各部音色融合尤其精彩！打開場刊看看樂師名單，幾乎清一色日本名字，由衷敬佩。

Paavo的指揮風格，跟胞弟大異其趣；弟是粗線條型，哥卻精、純、雅，跟「N響」是絕配。當晚我坐背台位置，Paavo的全情投入與手舞足蹈都看得真切。譬如第三樂章首個主題有四個連續accent，Paavo刻意突顯重音；看着他全身重重向下「急墜」四下，樂師隨即發出轟隆四聲，真是極具視聽之娛！

讀過Paavo的訪問，就知道他是個惹火直腸人。譬如他曾大刺刺批評Boulez指揮的



帕佛·約菲與NHK交響樂團在香港藝術節的演出。香港藝術節提供

《Petrushka》無個性和不能隨之起舞（undancable），由此肯定對方沒看過原本舞作（《Petrushka》是Stravinsky為芭蕾舞作而寫的音乐）。那麼他又如何評價「N響」？

Paavo曾讚賞樂團擁有「演奏李察史特勞斯、布魯克納和馬勒的理想音色」（an ideal sound for Richard Strauss, for Bruckner, surprisingly also for Mahler）。但他最厲害的評語是：it has a sense of respect and honor. 我猜他意思的正是全神貫注、絕不苟且的職人文化。

我們都知道，日本人的古典樂「理型」是Germanic的，所以Karajan、Furtwängler等擁有崇高地位。但當晚聽「N響」的安哥曲Stravinsky《Tea for two》時，倒覺得弦樂部並無錚錚德國風，反帶着綿綿無盡、內斂齊一的東方美感。耳朵說不出的受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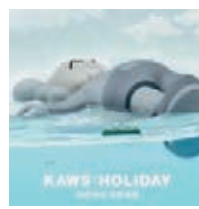
Paavo形容「N響」弦樂部很圓潤（everything is rounded）、豐富（rich）和懂得何為延綿（sostenuto）風格，後者是一種「快將失傳的藝術」。由衷希望將來可親身一聽「N響」的馬勒（他們在歐洲巡演的是馬勒六）；相信必定是又一場難忘盛宴。

文：默泉

周末好去處

《KAWS:HOLIDAY》巨型公仔終於「躺」到維港

繼於首爾及台北引起極大迴響後，《KAWS:HOLIDAY》第三站將在「香港藝術月」內舉辦，登陸香港維多利亞港！KAWS與長期合作夥伴、主辦及策展單位AllRightsReserved，再次攜手將其最具代表性的作品COMPANION帶來香港，打造總長37米、KAWS至今最大型臥姿藝術作品，以全新灰調、躺臥姿態登場，落腳香港標誌性的維多利亞港。KAWS亦與AllRightsReserved合作推出一系列《KAWS:HOLIDAY》限量主題商品，包括全新灰調浮水公仔及浮床、



香港站T恤及手提袋一共4款獨家限量商品，售完即止。所有商品將於即日起在DING DONG宅配便網上商店（https://dingdongtakuhaibin.com）獨家發售，KAWS愛好者切勿錯過。

為迎接KAWS最大型戶外藝術作品的到來，藝術家KAWS將到訪並出席於2019年3月22日舉行的《KAWS:HOLIDAY》香港站開幕活動，揭開為期10天的維港展覽。

日期：即日起至31日（每日）
地點：維多利亞港 香港九龍公眾碼頭

「疫症都市：既遠亦近」展覽

鼠疫、沙士、禽流感……種種令人聞風色變的疫症，影響的又豈止我們的健康？由衛爾康基金會呈獻，大館當代藝術部與文物事務部聯合舉辦的「疫症都市：既遠亦近」展覽，集中探索疫症的心理與情感面向，尤其是與人及其生活方式相關的方面。



由郭瑛策展的當代藝術展覽將呈獻十名新晉及知名藝術家的全新作品，參與藝術家有陳翊朗、鄭淑宜、鄭得恩、卓穎嵐、Gayle Chong Kwan、周育正、黎清妍、徐世琪以及王思順等。而由大館文物事務部策劃的歷史展覽，則將以全新角度

呈現1894年於香港爆發的鼠疫。該疫症為英國管治時期初期香港其中一個重要的社會事件，改寫了日後的房屋與土地政策，以及長遠地提高了社會對健康和衛生的意識。歷史文物展覽訴說人們對抗鼠疫的故事，進一步解構此傳染病如何塑造昔日與當下的香港。

日期：即日起至4月21日上午11時至下午7時
(逢星期五11時至9時)
地點：大館賽馬會立方
日期：即日起至4月21日 上午11時至下午8時
地點：E倉低層及D倉地下